

【名人印记】

# 为白居易策划《长恨歌》的山东人

□孙葆元

## 周至的三人行

白居易在德宗贞元十五年(公元799年)考中进士，那一年他二十九岁。宪宗元和元年(公元806年)，授周至(现西安市辖县)县尉。按唐制，县令之下设县丞一人，主簿一人，县尉一人，在这个排序中他是第三把手。县尉的职责有点像今天的经济官员。

白居易在周至交了两位挚友，一位是陈鸿，他也是进士，与白居易几乎同期入仕。他是一位小说家，常常“为文辞意慷慨，长于吊古，追怀往事，如不胜情”；另一位就是山东琅琊人王质夫。琅琊是今山东临沂，自古出名士，诸葛亮是那里的人，孙武子也是那里的人，然而这位王质夫不入仕，隐居山野草莽之间，是个避世的人。两位进士与一位草根相交甚笃，可见这位草根也不是等闲之辈。

白居易公务之余常邀了陈鸿来找王质夫玩，或一同饮乐，或一同郊游。当年周至有一座仙游寺，名气斐然，公元806年12月三个挚友同游寺院，途中就说起了杨玉环和李隆基的往事。陈鸿是性情中人，吊古凭今不免唏嘘，于是王质夫就建议白居易用诗的形式讲述这个故事。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意，因为在这之前的中国诗歌史上，使用乐府诗叙事的作品以《焦仲卿妻》为代表的汉朝诗歌达到一个高峰，煌煌大唐出了李白、杜甫等群星般的诗人，却还没有在乐府诗上与前朝比肩的作品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是一次挑战。青春勃发的白居易心中的火被王质夫点燃，古往今来无数悲欢离合的爱情涌上心头，他把情感寄托在《长恨歌》两个主人

《长恨歌》不仅是白居易的名作，也是《全唐诗》桂冠上璀璨的明珠，这首诗从策划到诞生离不开一位山东人——王质夫。琅琊人王质夫隐居山野草莽之间，是个避世之人，却与白居易相交甚笃，可见这位草根不是等闲之辈。有人做过统计，白居易在周至有诗39首，写给王质夫的竟有13首，可见王质夫在他心中的分量。



长恨歌

公身上。《长恨歌》的后部有临邛道士鸿都客用法术寻找逝去的杨贵妃的描写，“上穷碧下落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，最后在一处仙山找到已经更名为太真的杨贵妃，用仙游结束了诗歌，然而这首诗不正是从仙游寺开始的吗？不能不说，仙游寺是《长恨歌》创作的一个关键词。

## 放下官架子

白居易在周至做县尉不足一年，次年即调充进士考官，后授翰林学士。他与王质夫在周至分别，分别后的他想念着王质夫，在新的任上写下《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》的诗：“何处感时节，新蝉禁中闻。官槐有秋意，风夕花纷纷。寄迹鸳鹭行，归心鸥鹤群。唯有王居士，知予忆白云。何日

仙游寺，潭潭秋见君？”这正是写下《长恨歌》一年之后，也是一个秋风吹落残花的傍晚，他想起一年前在仙游寺那次难忘的创作启示，正是王质夫给了他灵感和创作勇气，他多么希望再见到这位能舒胸臆的朋友啊。

一位朝廷命官崇尚一位山野居士，可见王质夫的人文魅力。白居易赞扬他是“濯足云水客”，而自叹自己“折腰多苦辛”。他的心情是矛盾的，性情使然让他羡慕王质夫，命运使然让他离不开官道。没有选择归隐的白居易有许多仕途的朋友，元稹是与他同年及第的进士，刘禹锡与他是同朝刺史，他与这些官员朋友诗词赠答，唱和人生，然而他写给这位山野朋友的诗一点也不比给官员朋友的诗少，有人做过统计，白居易在周至有诗39首，

写给王质夫的竟有13首，可见王质夫在他心中的分量。

白居易为官闲暇就到王质夫结庐的蔷薇涧走走，他说“胜地本来无定主，大都山属爱山人”，说是看山，其实是看人。在另一首《祗役骆口，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》中说得更明白：“平生烟霞侣，此地重徘徊。今日勤王意，一半为山来”。他们意趣相投，“林间暖酒烧红叶，石上题诗扫绿苔”，远离了“一为趋走吏，尘土不开颜”的压抑。

## 痛失挚友

然而两个友人离开了，有诗遥寄，再难相聚。白居易官阶日加，身居庙堂之高，又遭贬谪，宦游于江湖。大概十年以后，大约在太子左赞善大夫任上，抑或遭贬在江州司马的旅途，白居易遇到一位从四川梓潼来的朋友，从那个朋友嘴里得到王质夫辞世的消息，不禁悲痛万分，写下了《哭王质夫》，其中“客从梓潼来，道君死不虚。惊疑心未信，欲哭复踟蹰。踟蹰寝门侧，声发涕亦俱。”悲痛之情溢于满篇。

王质夫的诗篇没有留下。当年它曾留在白居易的奁中，白居易崇他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、游历江湖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以及竹林七贤的嵇康和阮籍。他也陨落了。

在这场痛哭之前，白居易曾有诗《寄王质夫》，已经知道他“君佐征西幕”。是知道他在征西的军中辅佐军务。现在知道王质夫死在四川梓潼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不可考。

王质夫两唐书无传，唐人笔记亦无记载，是白居易记录了他，他活在白居易的诗篇中。我们才知道了一位为《长恨歌》出谋划策的山东人。

【走南闯北山东人】

# 60年前 姑姑进疆戍边

□贺宝璇

在“万名山东女新疆农垦戍边60周年”纪念日子里，我非常怀念我的姑姑贺书仙。1954年4月，姑姑同山东12000名女兵一起到了新疆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巩固边疆，建设边疆的洪流之中。虽然她60多岁就离开了我们，但是她的音容笑貌永远刻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
姑姑走时，从没过出远门的祖母破天荒第一次挪动着小脚哭着到离家2里远的牟平城去送小姑。去新疆前，小姑贺书仙在牟平县政府当保育员，是家里姊妹中最小的，去新疆那年仅有的19岁，祖母对这小女儿去新疆一直记挂在心，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。但是，姑姑决心下定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就这样，小姑随着众多姐妹来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，休整三个月后，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市149团。

姑姑个子不高，但干起活来非常泼辣，当年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雷神庙休整时，祖母曾给他们送过馍馍干，雷神庙战役时我家的房子曾被日本鬼子烧毁了，烈火熊熊，小姑、大姑和我大哥从火海里爬出来，捡了一条命，这也是她热爱党、热爱祖国的根源。据说，那时我们家确实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，要在废墟上另建起自己的房子谈何容易？奶奶和姑姑只得靠挖野菜充饥，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，这一点姑姑永远不能忘记。

在兵团里，小姑看到了比她去得早的女兵个个天不亮就下地劳动，天黑才收工，自己也增加了战胜困难的决心。那时，条件较差，刚去时没有宿舍，搭起帐篷算是宿舍，帐篷搭在有水源的地方。那年的夏天，小姑和姐妹们睡在帐篷里，半夜觉得身边软绵绵的，手一摸，打开手电一看竟是一条蛇，终究是女同志胆子小，小姑大呼一声“妈呀”跳了起来，周围的姐妹们也纷纷一起跳起来，不敢再睡了，那一晚，她们仅睡了三四个小时的觉。

新疆天气变化无常，天热的时候最高有40度，天冷的时候零下40多度，滴水成冰，温差相当大，姑姑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，搬玉米秆、干农活从不落下。夏天，再苦再累毫无怨言，既要干活，又要拍打飞扑过来的超大个蚊子；冬天既要劳动，还要不时地搓手、跺脚，预防脚冻僵了。恶劣的生活、劳动环境锻炼了姑姑的意志，姑姑在劳动中不怕苦、不怕累，不久便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她曾参加过农八师莫索湾的开荒建设，先后任农八师、一四九团连队指导员、一四九团三营学校政治指导员、一四九团政二组干事直至病逝。1965年姑姑被评为兵团劳模。那时兵团还将她的事迹编成歌：“山东姑娘贺书仙，苦活、累活干在前……”在她病重时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最遗憾的是1966年要到北京开会，由于文化大革命没能去成。”这是她终身的遗憾。

由于小姑贺书仙任指导员时总是以身作则，重活脏活冲在前，工作劳累，积劳成疾，开垦莫索湾环境恶劣，小姑先后患了上风湿性关节炎、胃病，老家有人写信劝她调到烟台工作。小姑却认真地说：“我到新疆永不后悔，大家有病就调走，新疆怎么办？”就这样，她不但自己没有调走，还将我的姐姐也调到了新疆，姑姑的行动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后一代，姐姐也和姑姑一样在新疆入党，结婚、生子，扎根在边疆。

姑姑，您安息吧，您看，那绿洲上还有您的滴滴汗珠，原来搭帐篷的地方已是高楼大厦，水、电、暖比我们山东也不差。姑姑却因劳累积劳成疾，长眠在新疆这片她曾经流血、流汗战斗过的地方，她真的像兵团领导和王震将军说的——“将尸体埋在了天山脚下了。”

【“中学忆旧”之三】

□安家正

在我的印象里，山大教授的子子女都异常清高，赵俪生的女儿赵绛简直可算孤傲，童书业的女儿童觉英，虽不够孤傲，也十分孤僻。她很瘦弱，胳膊比筷子粗点，常常微笑，可眼中闪着冷峻的光，使生动的面孔过分严肃，一副不与常人搭腔的架势，让人很难亲近，人群中绝少见到她的身影。

她非常喜欢读书，但是，学校不大的阅览室里却见不到她。她常常是一个人躲在树荫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偶尔在栈桥一侧的报亭边见她飞快地浏览杂志，独来独往，连一个玩伴都没有。

我与她因书结缘。初识的第一句话她说的是：“你怎么还会背书？”不无惊诧，也不无轻视。但我还是愿跟她打交道。因为她订有《收获》杂志，《收获》初创刊时大受欢迎，配额订阅，图书馆里难觅新的，她却得天独厚。新书到来之后，第二天她就扔给了我，侧问一二，居然可答，她的阅读速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渐渐熟稔，就谈读书。她告诉我书的差别不啻霄壤，有的得背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；有的大可不必浪费时间，浅尝即可辄止，特别是跟风的文学作品，浅薄得很，一目了然，未经时间考验，速朽者只宜速读。

她说，这是她父亲的读书经验。我这才知道她竟是童书业的女儿。

# 书友童觉英



1956年，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(中)摄于青岛。

童书业是山大名教授、金石考古学家，早就耳熟能详，自然神往。一天，她对我说：“难得呀！我父亲想见见你。在他心目中，我的朋友都是猫狗之属。”于是，就谈及童教授的逸闻。

这些逸闻反映了第一代教授的个性。比方说童书业不修边幅，穿得活像个乞丐，被带到派出所，自报家门却是山大教授，让学校派人才领了回来。童觉英说：“确有其事。那是我爸爸在思考问题，所以对警察的盘问才置若罔闻。再说，他对警察也压根不感兴趣。”我问：“不能让他穿得整齐点吗？”她说：“我爸爸对那班衣冠楚楚者不屑一顾，说他们都是沐猴而冠。”再比方

说他领工资。那时都用工资袋，里面放着现款，点清之后签字离开。童先生领了之后却不走，只盯着工资袋看，把财会人员看得莫名其妙，最后拎起工资袋一抖，里面掉出来一枚硬币，童先生这才抓起来走开。对此，童觉英也鄙夷不屑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俗人根本不理解我的父亲，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。”

终于有机会见识到何谓“一丝不苟”。童觉英绝少看电影，中山路路口的展览馆放映厅是领导审片之地，我们去占了便宜也常陪同，她却从不光临，却到两级电影院看了场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而且哭成了泪人。不久，她让我看一张废电影票，工工整整地记着某年某月

某日，陪女儿观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童觉英说：“这就是我的父亲！他说每个人的轨迹都是历史，得严肃，不可儿戏！”

也是因为书缘，我被引进了童先生的书斋，女儿先自嘲：“你看着零乱不是？其实对爸爸来说，却是井然有序的。谁都不敢动，一动就乱了，他要发脾气 的。”

不过那天的童先生却一丁点脾气也没有，反而很健谈：“听说你能背书？背段我听听。”

表现自己的机会来了，我卖弄地一口气背完了《归去来辞》，本想会博得喝彩，不想却只得到了两个字的评语：“差可！”

先生说读书必须倒背如流，存在卡片上远不及存在脑海里。当时报端正宣传陆侃如有十万卡片，先生却拍拍肚皮说：“我有百万卡片！”他这才叫背书哩！说着说着，引经据典，张口就是原文，说到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巨著，他也大段大段地背诵原文，即使那枯燥乏味的《食货志》他也如行云流水，朗朗上口。他说：“书背得滚瓜烂熟，那才成了自己的学问。”

他指责我们：“你们这代人，就是不肯背书。什么叫‘怠’，懒虫之谓也！希望你不做懒虫。”

这是我平生与先生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，却给我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回忆。